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 万山红遍

上

黎汝清——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 万山红遍

上

黎汝清——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山红遍：全2册/黎汝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481-4

I. ①万…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7870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23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69.5 插页4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481-4  
定 价 198.00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黎汝清

(1928—2015)

当代作家，山东博兴人。

##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 目 录

《万山红遍》题记	1
----------	---

### 上 卷

第一章 峡谷突围	63
第二章 崎岖征程	81
第三章 荒山篝火	92
第四章 阻击	107
第五章 阻击后的阻击	120
第六章 神秘的四岭山	136
第七章 汤家楼的怒火	157
第八章 毒害	172
第九章 南屏山之夜	197
第十章 这也是战斗	232
第十一章 较量	246
第十二章 在白色恐怖中	267
第十三章 “庆功”宴上的丧钟	288
第十四章 谷家寨的枪声	309
第十五章 在游击队的营地	325
第十六章 决策	342
第十七章 南山口的战斗	358
第十八章 初探四岭山	369



第十九章	风波骤起	393
第二十章	脱险	412
第二十一章	初夏的晚上	430
第二十二章	枪口应该对准谁	442
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	459
第二十四章	奇袭白云山	480

## 《万山红遍》题记

一九一四年。

清明节这一天，豹子山的虎头崖上，山花烂漫，彩色缤纷。映山红正在盛开怒放，像一片片彩霞把巉岩峭壁轻轻偎抱，又像一团团烈火在林莽荆丛间熊熊燃烧。鲜红艳丽的花朵，在柔和的晨风里轻摇曼舞，向着从山路上走来的老人和孩子点头微笑。

山路上走着的一老一小，从脸型上一看，便知是父子二人，都是猎人打扮：草鞋布袜，青色的粗布裤子，打着灰色的绑腿；蓝色的对襟小褂上，紧扎着宽宽的腰带，这是便于钻深山穿密林的装束。他们的衣衫都很破旧，上面缀满了粗针大线的歪歪斜斜的补丁，这既是穷苦的象征，也是攀峭壁、钻荆棘的结果。

老人看上去有五十来岁，骨架虽大，却有些瘦弱，脸上带着几分病容。手里拎着一个圆形的竹篮子，上面覆盖着一块土制的花条手巾。在这户户上坟家家扫墓的节日里，不难猜出竹篮里盛的是上坟的供品。老人在前面走着，由于老寒腿的拖累，脚步显得笨重而又艰难。

跟在老人身后的孩子，大约十三四岁，扛着一把短柄镢头，乍看上去并不粗壮，却长得十分结实。他那浓密蓬松的头发，遮盖着广阔的前额，在两道指向鬓角的浓眉下，一双活泼的大眼睛，机灵地滚动着，闪射着强悍的灼灼逼人的光芒；黧黑色的面孔有些粗

糙,使人联想到他整天出没山林,经受风吹、日晒、霜打、雨淋的童年。

孩子一边走一边蹦跳着,他那充沛旺盛的精力,就像一股喷涌的山泉,在石缝里没处奔流,被憋得激浪翻腾;又像一株茁壮的灌满了生命浆液的树苗,矗立在高山之上,怀着战斗的喜悦和向往,去追求阳光雨露的滋润和抚育,去抗击暴风雪的摧残,去经受酷暑严寒的锻炼。

老人扭头看了一眼活蹦乱跳的孩子,用手指着一处陡峭的山崖说:“大成子,你看,崖上面那丛映山红开得多红,快去刨来,好栽到你爷爷的坟上。”

“嗯,我去刨。”大成子应了一声,把镢头一提,扯拉着杂树棵子,脚踏石棱一纵身,轻轻巧巧地攀上了峭崖。

老人微笑着向他看了一眼,也不等他,径自向前走着。但是一眨眼,大成子已经怀抱着一簇映山红,追了上来,欣喜地喘吁吁地说:“爸爸,今年这花开得比往年都盛,真好看,好香哇!”然后他几步抢到爸爸身边,稚气地问:“人家上坟,是在坟上培土,咱家上坟,为什么要在坟上栽花呢?爷爷活着的时候,很喜欢映山红吧?”

“对。你爷爷很喜欢映山红,它是咱们穷人的花!”老人沉思地说,“看,虎头崖到了。等给你爷爷上过了坟,我讲个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

“好!好!”大成子高兴地跳了跳,然后催促道:“爸爸,咱们快些走啊!”他说着,心急地先跑上了虎头崖。

其实,虎头崖上并没有坟堆,只有隆起的一条土岗,上面长满着苍松翠柏。大成子还是像往年一样,把映山红栽在两棵最茂盛的青松下。他又跑下去,接过爸爸手中的竹篮子,一齐回到土岗上。老人摆好供品——一碗糍粑、一碗山鸡肉、一碗大板栗,然后和大成子一齐跪下,向着土岗子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便完成了既郑

重而又简单的祭仪。老人和孩子一齐坐在松树下，老人在往下蹲时，忍不住地用拳头捶了捶酸疼的膝盖。大成子紧紧地偎依在爸爸身边，老人用粗糙得像老树皮般的大手抚摸着孩子的蓬松的乱发。

“爸爸，你这风寒腿很痛吧？为什么不请董二先生给你看看？”大成子看到爸爸那行动迟缓，向下蹲坐时疼得直皱眉头的样子，关切的心情抑制了他那急于要听故事的好奇心。

大成子七岁丧母，他在爸爸的抚养下长大。当他刚满十岁的时候，爸爸便带他进山打猎。大成子整日里以荒山野林为家，以豺狼虎豹为邻，养成了他刚毅、果敢而又强悍的性格。但是他在爸爸的温存的抚慰中，却又流露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沉静、柔和。他已经懂得体贴爸爸的困难处境了。

“请人看也没有用，人老了就像树枯了一样，光靠浇水也旺不起来。再说，我这两条老寒腿，不就是坏在董老二这伙坏蛋身上吗？”说到这里，老人不由得愤慨起来，紧握拳头狠劲地捶着酸疼的膝盖，显然心头积压着极大的仇恨和怒火。

“是他给你治坏的？”

“不，说起来把人活活气死！”老人激动地注视着远方，仿佛他又看到了那苦难的过去。看样子，他并不打算继续讲下去，但开的这个不平凡的头，却像一颗火种，把大成子听故事的强烈欲望点燃起来。

“爸爸，你讲给我听听吧，还有那个映山红的故事。”

“大成子，你今年十四岁了吧？”老人疼爱地看了孩子一眼，他忽然发现大成子长大了，便郑重其事地说，“好，你该懂事了，我就讲讲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

## 二

“从前，咱们这山区里是没有这样的花的，”老人深情地望着摇曳在坟上的那一簇映山红，开始了他的故事，“什么时候才有的呢？不是人种的，也不是天生的，是英雄好汉们的鲜血化成的！”

“啊！”大成子惊异地轻轻地叫了一声，他的两眼紧盯着爸爸的脸，急待着一个新奇的故事，心想：世上竟然有鲜血化成的花？！

“在很早很早以前，咱们这山区里，发生了一次大起义。饥民们造反，烧了官府，杀了老财，抢了粮仓，穷苦人都过上了不纳粮、不缴税、不挨饿、不受冻的好日子。那些王公贵族豪绅地主一个个急红了眼，气炸了肺，向这山区发来了成千上万的官兵，他们见屋就烧，见人就砍；起义的饥民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拼杀，一直杀了七天七夜，最后还是叫官兵打败了。……”

“败了？”大成子紧握着小拳头，不相信似的问了一声。

“是败了！自从义民一败，那滚滚的乌云就遮盖了山区，到处天昏地暗，又黑又冷，死气沉沉，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人们的心上像压上了石头，越积越厚，越压越重，天天望着阴沉沉的山林，思念着被杀害的亲人。眼前没有一点光亮，四周没有一点暖气，真是人人忧愁，个个伤心。……就在这时候，一天的夜里，人们眼前忽然一亮，那乌沉沉黑压压的山林里升起了一丛丛的火苗，那火苗跳动着，越烧越大，像千万支火把，照亮了大地，照亮了长天，照亮了人们的心！把整个山区照得一片光明。淡淡的香味，随着阵阵清风，飘过来，飘啊，飘啊，一直飘到人们的心里。……”

“当时人们那股欢乐劲就不用说了，男女老少全都从家里跑出来，嬉笑着，吵嚷着，蹦跳着，向山林里跑。……走到山林里仔细一看，好奇怪啊，那放光的并不是火，是一丛丛火红的鲜花。这花开

得又红、又旺、又多、又香，人人喜，个个爱。这花是怎么长的？叫什么名字？谁也说不上来。

“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他的三个儿子在起义的时候，全都叫官兵杀害了。可是，他并不灰心，不丧气，不低头，决心和狗财主们拼到底。他大步流星地走到一丛红花前边，双手捧起了一把鲜花，满脸笑容地对大伙说：‘乡亲们哪，这花开得可不同寻常，它是咱们亲人的血化成的啊！你们看，它开得多么红多么美！它是生长在咱山区的土地上，开放在咱穷苦山民的心田上的啊！’

“人们听了之后，就欢呼起来，都说，‘老爷爷，你说得真好！你就给这珍贵的花起个名字吧！’

“老人说，‘我看到这花，就想起了那些为了叫穷苦人过好日子，不怕流血，不怕杀头的英雄好汉们。他们虽然死了，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没有死！就像这鲜花一样，开得又红又美又香。……’

“老人说到这里，那一丛丛鲜花就像有了知觉似的，全都放出了耀眼的红光，把山野映得一片火红。老人接着又说：‘这一次起义是失败了！可是起义的精神没有灭，就像这鲜花一样，越开越旺盛。他们失败了还有我们；我们失败了，还有儿子；儿子失败了，还有孙子。我们要子子孙孙同那些杀人的官府、吃人的财主斗，斗他个千年百载，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那些害人的妖魔鬼怪、虎豹豺狼全都赶尽杀绝。到那时候，咱穷苦人的日子就会过得像这鲜花一样红火兴旺……我说，这鲜花的名字，就叫作映山红吧！’……”

老人说到这里，把话停住了，他陷入深沉的回忆中。

大成子一对发光的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山崖上那一丛丛在山风中摇曳的映山红，轻声地说道：“真好！”大成子由衷地赞叹着。这个古老的富有寓意的传说，引起了大成子对于义民们的无限崇

敬,对于斗争的无限向往。“再说啊!”他催促爸爸,总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好,我就接着往下说,这个故事是你爷爷讲给我听的,算起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那是光绪二十年,咱这一带山区接连大旱三年,田里庄稼颗粒无收,穷人饿得啃树皮、嚼草根、吃观音土。财主们却是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仓房里的粮食堆成山,发了霉。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不管穷人死活,整天提着鞭子,到处催租逼债、讨税要捐。逼得穷人卖儿卖女、上吊跳崖……真是一条活路也没有了。……那时,我也是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有一天你爷爷指着这虎头崖上的映山红对我说,‘咱山区里有句俗话:悲伤忧愁,不如握紧拳头。我讲个映山红的故事给你听吧!’你爷爷把这个故事一讲完,我就知道你爷爷的心思了。我说,‘那些起义的饥民真是英雄好汉,宁可被砍头也不愿等着饿死。咱们就学着那些饥民的样子,和财主们刀对刀、枪对枪地拼了!’你爷爷这时候正到处串联起事。一听我这样说,就高兴地大笑起来。他说:‘就应该这样,咱们不能让狗财主们踩在脚底下,骑在脖子上,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你就参加红绫会吧!’……”

“红绫会是做什么的?”两手托腮、凝神静听的大成子忍不住地插了一句。

“红绫会嘛,就是穷人串联起来,向官府造反,向大户借粮的义民,你爷爷就是红绫会的大首领。在起义的那一天,饥民们头上都裹上了红布包头,腰里都扎上了红布腰带,刀把子上都系着红绫子,长矛尖上都挂着红缨子……火起为号,人们操起了锄头、冲担、大刀、长矛、柴斧,从村里拥了出来。漫山遍野都是人,你爷爷手里就提着你扛的这一把镢头,带领着人们,像暴发的山洪一样,涌向谷家寨……”老人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仍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

大成子也被爸爸的情绪感染了,穷苦人所受的深重的苦难,引

起了他深深的悲愤和同情。那饥民起义的波澜壮阔的情景使他振奋和激动。他好像也成了红绫会的一员，恨不能一脚把官府踩扁，一拳把财主们砸烂。他紧握着小拳头说：“干吗向大户借粮？应该抢他们的！”

“是啊，别说财主们不借，就是借了也没法还！你爷爷一镢头就砸开了谷敬文家的粮仓，把大户的粮仓给抢了。……”

“为什么到谷家寨去抢谷敬文家的粮仓？”

“谷敬文是咱九里十八坪顶大的土豪！他家里有一马跑不到头的土地，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山林。所以他老子谷孟余的外号叫谷半县。在起义的那些日子里，咱穷苦人有多么高兴，踢倒了谷半县的太师椅子，掀翻了他的八仙桌子，砸烂了他那吃人的斗，折断了他那杀人的秤，分了他的粮食、布匹和牛羊。家家户户就像过节一样……就是现在想起来，心里也觉得痛快！可是……”老人的心情忽而变得沉重起来，“在起义后的第五天上，谷孟余就从官府上搬来了带着洋枪洋炮的清兵。……就在那里，”老人用粗糙有力的大手指着豹子山下，“红绫会同清兵摆开了战场，杀了个尸骨堆山，血流成河！”

大成子眺望着豹子山下，仿佛看到了当年红绫会同清兵厮杀的壮烈情景。

“狠狠地揍那些狗东西！”大成子咬牙切齿地喊着，紧握着的小拳头在颤抖着，好像在为当时的战斗助威、出力！

“可是红绫会叫清兵打散了。你爷爷带着四百多人冲开了清兵的重围，到处转战，从万松山区转到白马山区，又从白马山区转回豹子山来，因为哪儿也立不住脚跟，人越战越少，后来就打得只剩下七个人了，你爷爷身受重伤，落在谷孟余的手里……”

大成子屏住了呼吸，小拳头握得咯咯发响，全身在悲愤的激动中颤抖着。



老人的声音忽而由低沉变得高昂起来：“你爷爷是刀压着脖子脸不变色，在刑场上指着谷孟余骂道，‘你杀吧！穷人是杀不完的！’……就这样，你爷爷的头在谷家寨的寨门上悬挂了七天。”

大成子的胸脯在急剧地起伏着，激愤、仇恨的烈火同时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燃烧，燃烧！他像个大人一样压低了嗓子，关切地问：“后来呢？人们就把爷爷埋到虎头崖来了吗？”

“对，这虎头崖上，一个坑就埋了七十多个！”

大成子站起身来，手把青松，崇敬地望着那一道隆起的土岗，在他看来，他每年栽的那一丛丛映山红，变得格外地鲜艳了，他为爷爷死得英勇而自豪。

“尽管那时官府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谷孟余还是不放心，他办起了团练，到处清查红绫会的余党。当时我和你史太昌大叔，还有田世杰大叔，我们三个人一齐跑到外地给人家当长工。第三年，清查余党的风头过去了，我们才又回到了豹子山。结果董老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老浑蛋，为了三十块大洋，向谷孟余告了密。我和你太昌叔被抓去坐了三年牢。”

“田大叔呢？”大成子急急地问。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夜里，你田大叔已经睡了。忽然听见扑通一声，有人从垣墙上跳进了院子，接着就开了大门。他连忙披衣起来，从窗口里向外一看，只见灯笼火把一片通明，很多团丁一齐拥了进来，把他的房子包围了好几层。你田大叔把房门猛然打开，顺手摸了一条板凳，向堵在门口的团丁砸了过去，有两个团丁被打倒了，别的团丁连忙向两旁躲闪，你田大叔随着飞出的板凳乘势纵身跳了出去，在墙角上，顺手摸起了一根冲担，噼里咔嚓地在院子里同团丁们拼了起来。他见团丁越聚越多，知道寡不敌众，就冲到墙边，把冲担往地上一撑，翻过墙头，奔上了后山。……”

“田大叔真行！”大成子由衷地赞叹着。